

“文学进军”擂台
征文 第八季

五月蚕豆香

袁秋茜

四月回家时,家门口的蚕豆开满了紫色的花,让人联想到一句诗:“蚕豆花开映女桑,方茎碧叶吐芬芳。”那时便在想,花开得那么盛,结出来的蚕豆吃起来肯定也很香。

五月初再次回家时,果然看到肥肥的蚕豆叶里挂着颗颗饱满的蚕豆荚,绿油油的,很让人喜欢。我在家闲着无事,就爱蹲在田边看着它们,一个人也能乐呵呵的。田野里的风吹来麦子将成熟的麦香,与眼前随风摇晃的新鲜蚕豆相呼应,面对着如此生动的田园画,谁能不因心情舒畅而微笑呢?

母亲见我对着蚕豆痴痴地笑,索性递给我一只菜篮,“喜欢就摘些下来吧,中午做油焖蚕豆,满足你这个小馋猫。”我冲着母亲欢喜地咧嘴笑,将像小船儿一样的蚕豆荚摘下来,放进篮子里,想起一首词,不禁又笑了。“竹外篱边,豆花香了。自挈筠笼,摘得绿珠远小。城里新开菜市,应不比、家园风调”,我也是词中摘蚕豆的人儿呢,城市里再热闹的菜市场,也比不上自家园子呀!我摘摘停停,时而摸着蚕豆荚绒绒的壳儿,时而闻着它的清香,时而什么也不干,就看着眼前的绿色发呆。

在悠闲自在的乡间,与养眼的绿色作物相伴,那些缠绕在心头的烦恼如风般飘散。母亲并不催我快快摘好蚕豆,她用镰刀割了几把韭菜,搬了小板凳坐在亭亭如盖的枇杷树下择韭菜。母亲说,以前我还小的时候,总在她脚边转啊转,那时她就盼着我长大。可不经意间,我长大了,离家越来越远,她却分外想念我黏在她身边的时光。风轻轻,云悠悠,我们母女俩各自做着自己的事情,偶尔说一两句家常话,光阴很慢又



给心灵留一片园地

王国旗

为了锻炼身体,每天下午下班后,我都坚持走一万步。一般情况下,我会选择去公园或者广场。这些地方每天都有很多人,我融入人群中,能近距离接触芸芸众生,享受到群居的热闹和欢乐。不过,我每周必然会抽出两天时间来,去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路上走。

人是群居动物,融入人群是一种本能,不过适当离开人群,能够体验到一种别样的滋味。我一个人在同一条小路反复走,脑海里的思绪天马行空。走着走着,我想起喜欢跑步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话:“一边跑,脑际里的思绪很像天际的云朵,形状各异,大小不同。它们飘然而来,又飘然而去。”我的状态不是跑步,但也不是散步,应该算是快走,不过我的思绪状态跟村上春树是一样的。一个人离开人群,不用跟任何人寒暄,也不被任何喧嚣所扰,就那样在自己的世界里自由自在着。

我一边走,一边思考。这个过程中,觉得一些浮躁的东西沉淀下来了,心也越来越沉稳。我的思想,逐渐走向纵深处。这样的时刻,是对生命深度的拓展。我想到了史铁生的地坛,他在安静的地坛沉思冥想,参透了生命许多生命的谜题。一个人应该适当离开人群,回归纯粹简单的世界。

人群是个复杂的概念,既有积极的一面,也有消极的一面。融入人群是为了汲取积极的力量,离开人群是为了屏蔽消极的影响。

村上春树还说过:“我是一个独处者,我不喜欢团体、流派和文学圈子。在日本,我没有任何作家朋友,因为我想保持距离。”他离开人群,是为了保持

很美好。

午间,母亲系好围裙,开始做油焖蚕豆。她先倒油,热一两分钟锅,随后将洗净的蚕豆放入锅中,接着用锅铲翻炒着蚕豆。其间,她还会加一点生抽,撒一点糖,添一点盐,为蚕豆增色增香。当蚕豆的清香开始在屋子里弥漫时,母亲舀几勺水加进去,然后盖上锅盖,焖一会儿。焖的时候,她会时不时揭开锅盖看看,看着蚕豆差不多熟了,用筷子夹起一颗蚕豆送到我嘴里。我一边大呼着“烫烫”一边又竖起大拇指为母亲的厨艺点赞,她将火候、咸淡掌握得刚刚好,做出了我想念的味道。最后,母亲还会撒上葱花,过几秒钟后盛起蚕豆,将其端上桌,再准备其他的菜。

而我,做回了小时候绕在她脚边的小孩,贪婪地吃着香喷喷的蚕豆,为她拿盘子递碗筷,和她在油烟里说笑着。母亲出汗的额头上已有了皱纹,但因为我在身边,她的脸上满是幸福的笑容。我们的午饭很简单,一道油焖蚕豆,一道韭菜炒蛋,配着白米饭,但是吃得很满足。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,并非要大鱼大肉,名贵食材烧出来的菜才能吃出幸福感,和爱自己的人一起吃饭,生活便是多滋多味的,值得我们向往。

在城市借居而活的我,拥有的是狭窄的房间和不见绿色的阳台。我常常想念家乡,想念那一亩绿色的菜园,想念盈盈欲坠的蚕豆荚,想念母亲做的“油焖蚕豆”的味道以及和她相伴的美好时光。

五月蚕豆香,那缕香味是我此生无法忘记的。想起它,便想起田野中自由的风,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,永远会爱自己的人儿……

头脑的冷静和睿智,给自己一个纯粹的创作空间。我们普通人无需与人群隔绝,只需适当离开人群。生活的多半时间融入人群,享受人群的热闹和彼此给予的温暖。留一少半时间给自己给心灵,为的是不在人群中迷失自己。出得红尘同时也能入得红尘,入得山林同时也能出得山林,这才是最佳状态。

适当离开人群,就是能够在人群与山林之间自如切换。当然,我所说的这个山林是泛指远离尘嚣的安宁之地,可以是我快走的小路,或者是史铁生的地坛,诸如此类。人如果想要活得清醒一些,真的需要适当离开人群。离开人群,你才有可能站在客观的角度审视人群,从而能够择善而从。离开人群,你才有可能面对最真实的自己,从而能够心灵更加宁静和淡然,思想更加通透和深刻。

身处人群,不随波逐流,也不流于浅薄。远离人群,不孤独迷惘,保持淡定从容。我们见到一些在名利场上奋争太久的人,总会适当离开身处的繁华喧嚣之地,回归到心灵的安宁之所。我身边的一位朋友,每隔一段时间就给自己放个假,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他的目的很简单,就是为了适当离开人群,给自己的心灵找到真正的家园。融入人群的时候,不显得格格不入;离开人群的时候,不贪恋富贵繁华。这才是我们应该有的状态。

适当离开人群,也就是给心灵留一片园地。人世浮沉,凡尘嘈杂,暂时抛开以获得平静。如此,生命才会保持清澈洁净,冷静清醒、温润通透,人生也会因此鲜活生动。



最深情的呼唤

王雷

我静心地思考过“妈妈”、“妈”、“母亲”这三个称呼在我口中、心里的内涵和意义的演变。

孩提时,我一直叫“妈妈”:“妈妈,我饿啦”、“妈妈,我不想穿那么多”、“妈妈,我想让你带我去公园”、“妈妈,再见”。那时,“妈妈”在我口中,音节是那么顺口、音律是那么好听,甜甜的。那时,“妈妈”从我的口中说出,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依恋,透露的是一种童真和娇气;感觉和享受的是一种带着奶香的甘纯的美。

后来长大了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改口叫了“妈”。“妈,我又不是小孩子了,用不到这个”、“妈,还是你做的饭好吃”、“妈,我现在工作很好”、“妈,这是给你的”。那时我口中的“妈”更多的是表达一种亲昵,透露的是一种自然和成长;感觉和享受的是一种如甘露般自然、晶莹的美。

现在妈妈老了,经历岁月,我也成熟了。现在的我,口中虽然还是喊“妈”,但更多的时候,我喜欢面对妈妈,省略称呼:“我吃好了”、“你今天晒太阳了吗”、“下雪了,走路注意点”,说这些话的时候,心里都有一个前称“母亲”。“母亲”这个词不宜口语,但似乎唯有“母亲”这个词,才能表达我心中对妈妈的感激和敬爱。

记得,一次妈给我包饺子吃,我就坐在她的对面,默默地看着她:母亲年轻时,是个标准的美女,现在眼角已有皱纹,一绺灰白的头发,有些凌乱地在前额上,随着包饺子的动作晃来晃去。那时我心里蓦然生出一种酸酸的滋味来:母亲一生为我们操劳,至今不愿稍息!那一刻,我想到了我是一个女儿;我想到了我也是一个母亲;我还想到了,天下的许许多多的母亲们……

现在我在心里默默念着“母亲”时,更多的是表达一种感恩,透露的是一种敬爱和成熟;感觉和享受的是一种如大海般宽广、深厚的美。

是的,世界上有一种美,唯有爱才能创造;世界上也有一种美,只有感恩才能享受。

